

广西侗学丛书·作家作品选集

我们乡干部

WOMEN XIANGGANBU

杨群江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广西侗学丛书·作家作品选集

我 们 乡 干 部

杨群江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我们乡干部 / 杨群江著. --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10

(广西侗学丛书·作家作品选集)

ISBN 978-7-219-06870-0

I. ①我… II. ①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04485 号

责任编辑 张 平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邮 编 530028
网 址 <http://www.gxp-ph.cn>
排版设计 南宁广印企业策划有限公司
印 刷 广西美源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32
印 张 41
字 数 77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 册

ISBN 978-7-219-06870-0/I·1262

定 价 168.00 元(全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覃瑞强

8月初的一天,接到群江兄的电话,要求把电子邮箱给他,他有事与我商量。

与群江兄交往最密的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他创作势头甚好,隔不长时间就有一篇大作问世,然后寄给我。每每读完,我都会与他交换一下意见,一来二往的,便彼此熟悉了,他的大部分作品,就是那个时期发表的。随后,他似乎进入了创作的调整期,作品日渐减少,而我又穷于应付刊物的事,来往也就少了,只是偶尔电话或短信问候一下。

如今他突然说有事商量,多少让我有些感到突然。待收到了他的电子邮件,才知原来是县里准备给他和几个文友出书,让我为他的书写序。这是好事,大好事!这年头,出书多是由个人自掏腰包,对于生活在贫困地区,又只会每月老老实实领千把块钱工资的群江们来说,出书自然是件不太敢奢想的事情,而今县里从有限的经费中拨款资助他们,怎能不令人感到高兴呢!

面对这样的好机遇,大多数出书人都会想办法把自己一些不是很成熟甚至在箱底压了多年的作品搭车“贩卖”的。偏偏群江是个喜欢跟自己较真的人,他不愿做这样的事,在选择把哪些作品收进集子的时候,即便他对某个中篇小说格外偏爱,但由于它尚未公开发表,也毫不犹豫地忍痛割爱了。

群江不仅喜欢跟自己较真,还喜欢跟生活较真。较真的结果就是这篇篇的小说。群江出身农民,又长期在农村基层工作,对农民及乡镇干部的生活工作了如指掌,并满腔热情地关注。他忧他们所忧,喜



他们所喜；他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为他们的成功而高兴，为他们坎坷的命运鸣不平……他把这种情感带到了他的小说创作中。于是我们看到，他的小说具有一种可贵的品质——真诚。在上世纪90年代，“个人化写作”、“隐私文学”、“下半身写作”之风在文坛泛滥成灾的潮流下，他的写作似乎有些“老土”和“落伍”，却更有力量，更有文学价值。这些小说让我们获得了对时代对社会认知的同时，也进行了一次愉快的审美旅行。这也是《广西文学》在那个时候频频推介它们的原因所在。

有人说，作家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经验型的，靠自己的经历、经验写作；一类是想象型的，靠想象、虚构能力写作。群江无疑属于前一类型。他的小说都源自他的经历，源自他的生活。这种写作的优点很突出，就是真实、不矫情，但也容易囿于生活，不够空灵飘逸。更重要的是，随着作品的增多，随着生活积累的日渐枯竭，写作往往陷入自我重复或停滞不前的窘境地。群江这几年创作上的困惑与彷徨与此不无关系。我为此曾与他多次交流，希望他在发扬自身优势的同时拓展自己的创作道路，加强艺术修炼，向更高的目标迈进。我知道，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创作的转型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实现的，有时甚至要经历一个很痛苦的过程。了解群江这些年是否在为实现自己创作的转型做准备和储备，但我一直在期待他创作高峰期的再次到来。

是为序。

目 录

世 事	1
灭 荒	46
黄牌警告	77
下乡任职	109
镀 金	139
换届前夕	176
后 记	205



| 世 事 |

乡里来了位大学生名叫程新远，是搭拖拉机来的。除了两只眼珠是黑外，余下的部位越看越像当年《智取威虎山》中勇斗座山雕的白衣勇士。白衣勇士在办公室大门外伸头往里面瞅了几回没敢进来，民政助理小郑认为又来个要救济的，出门一问，原来是新来报到的小程同志，乐得办公室里的同志都笑了起来。五大三粗的古乡长叫来骨瘦如柴的石秘书，要他带小程去旅社住下来。石秘书连连摆手说不行不行，现在的旅社没一处干净地方，小程又没结扎，搞出事情来麻烦就大了，还是住招待所吧。

一句话把程新远逗笑了，剧烈地跳动着的心脏也慢慢平稳下来，这才记得口袋里还装一包烟。分过烟后，跟石秘书来到乡政府招待所，其实就是办公楼的一间小房，横七竖八的摆满了床架。虽没弄吃排泄的地方，但被子蚊帐齐全。初来乍到，能得到这样一间房子，不错了。

办公楼那头有间洗手间，程新远洗漱回来时，对面床铺突然蹦起一个人，吓得他出了一身冷汗。一支烟抽完后程新远晓得这个人原来是竹溪寨的村长，叫方德华。程新远也来个自我介绍，方村长听罢埋怨乡里太不像话将新来的同志安排住这等房间，说乡里不是空几个套间吗？程新远说这已相当不错了，我们读大学时四个人才住一间呢！方村长不禁对这位大学生肃然起敬，坚决要到街上找旅社住，免得影响小程同志的休息，临出门时要程新远有空到竹溪寨去走一走，



程新远点头答应了。

送走村长，程新远觉得肚子咕咕地叫，于是解开行李，拿出妈妈给他包的糯米包，手指一按，那包饭已硬了；摇了摇桌上的水壶，空的，没办法，只有拿起口盅出门，到街上买碗米粉。

沙洲河劈山穿谷奔腾而下，却在这里打了个湾，碧水青山连为一体。湾边就是沙洲镇，西接贵州，东连湖南，一条大马路将小镇隔为两半。虽谈不上是车如流水马如龙的风水宝地，却也是商旅不断的热闹地方。又是墟日，方圆四五十里的人密密赶到，整个街巷都挤满了人。程新远提个大口盅边看边走，一部三轮摩托擦身而过，泥水溅了他个大花脸。正呆着，那摩托车早停下来，人未下车，骂声先响了：“瞎你妈的……我的天！你来这鬼地方干什么？”

下车的那人叫陆早川，程新远高中时的同学。几年不见，他早从财经学校混了出来，如今已是沙洲乡的财政所长了。

娘自然不骂了，得知程新远是刚来报到时，陆早川先是吃了一惊，然后好好地连说三个好字，便将程新远按进车里，“嘟嘟嘟”溜烟就到“天天来”酒家。车未停稳，肥得像条怀孕老母猪的老板娘扭着腰迎了出来，像迎接亲舅爷一样将他俩迎进雅间。

一杯茶下肚，程新远又掏出那包下了八次决心才买下的红梅烟。陆早川一见，哈哈大笑起来：“三号米。老同学你拿这号烟敬人呀！”程新远苦笑着说刚报到才买这等货呢！陆早川又是哈哈一笑，顺手从货架上摸来几包红塔山往程新远的口袋乱插，一边插一边说：“你刚来，待人接客要大方些，别他妈的让沙洲人小看。”程新远摇摇头，只好收下了。

菜上来时，满屋香，程新远口水都漫到嘴边了，而陆早川却破口大骂起来：“老板娘，你这店里的人都打野去了吧？”老板娘忙赔笑脸说对不起实在对不起，服务员陪一号桌抽不出身来。陆早川听罢双眉倒竖，“啪”地往桌上压了张50元的票子，老板娘闪电般将票子抓到手里，点头哈腰地说所长你要一号还是二号？陆早川又往桌面上拍了张票子，气呼呼地说：“你把眼珠拴在裤带上了吗？没见我带朋友来？一号二号全给我上！”

程新远像是听人在对联络暗号一样痴呆呆的听不出个名堂来，



正想问，一只纤手早搭上他的肩膀，那呛人的香水味直冲鼻孔而来，吓得他触电般蹦了起来，背后“哎哟”一声响，一位小姐已扑倒在地。程新远弄了个面红耳赤，可怜巴巴地望着陆早川。

陆早川白了程新远一眼，朝那两个姑娘挥挥手说：“去去去！什么时候要找你们再来。”

两个小姐走后，程新远仍是惊魂未定在喘着粗气。陆早川却嬉笑起来，说：“老同学，你真是个好难得的好干部呀！不像我，五毒俱全哩！”

一餐饭吃得索然无味，分手时陆早川要用摩托送程新远回去，程新远却坚持要步行。知道程新远住办公楼时，陆早川又骂短命的古乡长，还说老同学你干脆搬到财政所来气死他们去！程新远哪敢答应，说这已很好，乡长自有乡长的难处。陆早川说难处个屁，你哪知道这帮私生子在搞什么名堂！

二

日子过得飞快，转眼就是一个星期，但乡里迟迟没安排程新远一个具体工作，也没安排他下乡，舒舒服服的使他有点儿受宠若惊了。闲着无事，便一天待在办公室看报纸，将报纸摆得整整齐齐把桌椅擦得油光闪亮。石秘书说小程你这样勤快保险会娶得个生双胞胎的姑娘。听到这话程新远便有点儿难过。上大学时家里就母亲一个人，连学费也是乡亲们七拼八凑借给他的。他没钱谈恋爱，也没谁愿跟他谈恋爱，想想自己二十多岁了连女人的气味还不晓得是什么滋味，更觉凄凉起来。

沙洲镇有个码头，码头边是一簇簇一丛丛的青绿竹子，竹林底下用水泥砌几条长凳，白天是搭船过渡人休息的地方，晚上则是年轻人谈情说爱的场所，竹茂风清花儿香。程新远夜晚不好意思出来，白天却是要来凑凑热闹的，出来打工的山里人也总是在天亮时聚到这里，与大小老板讨价还价。这天程新远正靠在长凳上闭目养神，突然被人推醒了，睁眼一看，眼前站着位戴眼镜的中年汉子。

“伙计，搬木头吗？一根5毛。”

程新远惊呆了。



“这价钱不低了呢！往天我只给4毛，人家都抢着干呢！来，抽支烟。”

那人说着，摸出了一包贵州产的朝阳桥香烟。程新远看着那烟，这才明白人家把他当成打短工的了，脸上辣得热乎乎的，两眼直愣愣地望着那人一阵，撒腿就跑。戴眼镜的追上来，一边追着一边喊：“6毛，6毛怎么样呀？”

程新远一口气跑进乡政府，跑进办公室便一屁股坐下来，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石秘书见状，忙问怎么啦，工作队迫你去结扎啦？程新远差点哭起来，从此再不敢到渡口那儿去野了。

十天后乡里终于给了他一个任务：协助财政所下乡搞夏粮入库工作。一大早，程新远就来找陆早川，敲了半天的房门，那门才懒洋洋地开了。程新远走进房，才发现房里多出了个姑娘，羞答答的。程新远悄悄把陆早川拉过一旁，问是不是那个。陆早川却大声说什么这个那个，一个样的，谁知道明天是下雨还是天晴呢？程新远不太高兴了，说你这么这样放荡呢？这样做太没意思了！

这时候那姑娘已从厨房里炒来了一盘猪肝，陆早川一边往柜子里摸酒杯一边道：“老同学你中共共产党的毒太深了，你以为这世道的人都像你一样清爽呀？人家就是因为你有两个肩膀才没把你整条吞下。昨天我到县里听说你的事了，你知道你为什么到沙洲来吗？”

“组织分配嘛。”程新远说。

“屁分配！”陆早川高声说，“我还没听说本科生县城装不下了。告诉你，沙洲只缺一个编是妇联的，人也物色到了，可人家是县人大主任的千金，没办法——”说到这陆早川便拍着程新远的肩膀笑起来：“没办法，只得委屈你老兄来当一届妇联主任了。”

“怎么会这样呢？”程新远眨巴着眼说。

“怎么不能这样呢！”陆早川呵呵地笑着说，“不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妇联主任就妇联主任吧，保不准这妇联主任，还造就出一个乡长县长来呢！”

因为程新远下来，从没下乡的陆早川也下去了。



三

程新远没想到第一次下乡就到方德华家里。方村长满面笑容左一个小程右一个小程他还傻乎乎的，直到方德华说他是贵人多忘事在乡招待所已见过面了，程新远才惊醒过来连说惭愧，方德华说这没什么你们在乡里见过的人多着呢！

饭菜很快摆上桌来了，连陆早川看着都有点儿吃惊，方村长剜鸡宰鸭不算，还挖来一碗酸鸟肉。鸟肉用火烤过，散发着诱人的香。陆早川开玩笑说村长你这是招待大女婿呀？方德华连忙摆摆手，说所长你别开玩笑，你看看我们这些村姑，给人家刷厕所还刷不干净呢！

程新远这才发现厅廊里不知什么时候已多出两位姑娘，清一色的绣花对襟白布衫。姑娘刚从山上回来，矮一点的那位见到程新远，还睁着一双圆眼在盯着他。程新远侧眼看了看高一点的看样子是姐姐那位姑娘，看到她一脸的平和，这才放下心。

酒喝得痛快工作也颇为顺利，村长拍板从村林场里先把全村的公粮款垫出来免得他们串村走户了。陆早川对他连声道谢。只是在收400元手续费时村长说要跟支书商量一下，陆早川不太高兴了，说难道我们还能乱来吗？方德华忙说不是那个意思不是那个意思所长多心了。因为初来程新远不便插话只好双手抱着膝盖在傻等，方德华见状赶忙举杯过来与他换杯喝，换到第三杯时程新远已是两眼发花了，而这时那矮一点的姑娘端起个大碗要敬两位干部哥。陆早川嘻嘻一笑接过碗来一仰脖子就干了，轮到程新远时，却是红着脸在摆手，说喝不得了真的喝不得了。矮一点的姑娘根本没买他的账，向前一步就揪住了他的耳朵，另一只手端着碗就朝他嘴巴塞来。程新远猝不及防，咕噜咕噜就灌下了大半碗，接着就两腿一伸，趴在桌子上就不动了。

醒来时太阳已经落山，程新远头昏脑涨的肚子也在咕咕叫了，但家里没人，陆早川也不见了，没办法，只好窜进寨里，他记得鼓楼边有个代销店。

人们都陆续收工回来了，程新远买来两袋饼干，却不好意思在寨



巷边狼吞虎咽。从巷子里走过的人都用一种好奇的目光在看着他，这就使他更难堪了。这时候，巷子里出现了位老奶奶，挑着担毛柴，十分吃力地朝他走过来。程新远惊叫一声，抢上前把那担毛柴拿到自己的肩上。

进屋后老奶奶对他百般感谢，当知道程新远是乡里来时，老奶奶的眼泪溢出来了，说十多年没见过这样的干部了。

老奶奶一定要留程新远吃碗油茶。程新远望着那四处透着光的小木棚，不由问：“老人家，家里还有谁呀？”老奶奶说就我一个了，老了，又没死，拖累别人。程新远这才晓得这位老人就是方德华提到的五保户七太奶，泪水就在眼眶里闪起来了，也不多想就把口袋里的钱全掏了出来，硬塞进了七太奶手里。七太奶忙缩住手，说：“这使不得这使不得，孩子你还要用啊！”程新远抓住老人的手说老人家你就收下吧，我们都是你的孩子。七太奶听着就感叹说：“你这孩子，说话跟茶花一样好听呢！”

恰好这时方德华的大女儿给七太奶送菜来了，七太奶赶忙招手对她说：“茶花你来得正好，这是乡里新来的小程你还不认识吧？”程新远闹了个大红脸，正想向七太奶解释什么，突然发现茶花正斜着眼在看着自己，那眼光像水像雾一样的好潮湿好潮湿。

四

第二天吃了早饭程新远便要走了，刚走出村头七太奶追了出来，拿着一包茶叶硬要他收下。程新远推辞不过只好收下了，拉开皮包往里面塞茶叶时，才发现包里多出了两只笋壳包的糯米饭包，心就怦怦地跳了起来，更觉得自己对不起方村长一家了。

回到乡里皮包还没放下陆早川的电话就来了，程新远才抬脚进门，陆早川劈头就问：“你小子昨夜够豪华的吧？”程新远正想责问他怎么不打招呼就走，听到这没头没脑的话，便没好气地说：“豪华什么呢就差点讨饭了。你赶回来上吊呀？怎么就不打个招呼！”陆早川哈哈大笑，说：“你怎么知道我不打招呼呢？可人家茶花又揉又拍的最后还把你背进房了，我还打什么招呼？我倒希望你就这样一辈子醉着不



醒了呢！”

程新远闹了个大红脸，他没想到自己会醉成那样，真是太丢人了，想到给茶花添了那么多麻烦，心里更是难受。陆早川见状，不再说什么了，但嘴巴不动鼻子却不安分，嗅着嗅着就嗅上了程新远的皮包，打开一看就拍手叫起来。程新远真后悔自己怎么就忘记了皮包，倒不是他舍不得那两包糯饭，而是担心陆早川见风就是雨又胡说什么，于是便说你乱喊什么这是七太奶包给我的。陆早川就将那饭包打开来，说酸鱼酸鹅酸乌肉，程新远你一夜之间就让五保户脱贫了，不简单呀！程新远晓得自己这谎撒得太不聪明，于是干脆就闭上了嘴巴；陆早川看也闹够了，不再胡说下去，丢给程新远一包烟便走进厨房。

程新远胡乱点了一支烟，一边吸一边欣赏着陆早川的房子。

这是一个两房一厅的套间，房间的门半开着，房里闪光发亮的不知放着什么东西。但客厅实在太豪华了，角柜沙发冰箱彩电样样齐全，光是那紫红色的地毯也能吓得程新远尿出来。墙上只挂一张字帖，字帖上写着“难得糊涂”四个大字。程新远看着看着觉得身子在发热，暗骂自己是鬼使神差今天怎么这样神不守舍。饭菜摆上来时，他却没半点食欲，胡乱喝了半杯啤酒便要告辞。陆早川见他那没精打采的样子也不强迫他，从房里拿来几张票子丢在他面前。

程新远朝那票子努了努嘴：“借的给的？”

陆早川又笑了，说：“你当我是百万富翁呀！这是征收公粮的手续费。你现在不是正缺钱吗？”

“有这规定吗？”程新远问。

“你怕钱咬你的口袋吗？”陆早川冷笑道。

程新远忐忑不安回到乡政府，悄悄将石秘书拉到一旁，问其他组征收公粮时收不收手续费。石秘书说人家会讲给纪委听吗？程新远又问有没有收手续费的文件，石秘书笑呵呵地说他当了十几年秘书好像没见文件是哪棵树长出来的，要文件不容易吗？连公章都有人用红薯刻做呢！

程新远只觉得脑袋嗡嗡作响，一口气跑下财政所，将那400元钱塞给陆早川就想跑回来。陆早川一把拖住他，虎着脸说：“你今早吃了



些什么？怎么癫了？”

“你才癫呢！”程新远冲着陆早川说。

“好好好，我癫我癫，”陆早川点着头道，“我们总扯不到一块，我也懒得和你辩论，你问古乡长吧。”

程新远勾头勾脑回到乡政府。古乡长见他走进办公室，立即将他叫出门。程新远看见古乡长满脸愠色，也不说话，仍是低着头跟古乡长来到乡长室。

走进乡长室，古乡长一下变得满面笑容，对他这次下乡的工作给予充分的肯定。程新远脑子乱糟糟的，说：“我可没做什么，还醉酒呢！”古乡长说有时喝酒也是任务而且会成为主要任务，这不算什么过错。

程新远不知道喝酒还能成为任务而且是主要任务，于是问有没有征收公粮时收取手续费的文件。古乡长笑得更好看了，说：“年轻人，你真单纯，单纯得可爱呀！我今天找你就是要向你解释这个事。”

古乡长的脸色变得严肃起来，以至让程新远坐着也是浑身不自在。古乡长说：“你刚来，还不了解我们乡的具体情况，往年我们搞夏粮入库工作时，由于工作不积极主动，年年在全县排倒数第一，年年挨县里通报批评。今年，乡里决定吸取别人成功的经验，在征收公粮时收取一定的手续费，以便更好地调动同志们的积极性。虽然没有形成文件，但乡领导集体研究后作出这一决定，其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完成任务。”

程新远没话可说了，呆呆地坐了一会儿，突然又问：“我们不是有工资吗？怎么还要收手续费？”

古乡长双眼盯着他，严肃地说：“难得你能这样严格要求自己，如果你愿意将属于你的那一份上缴国库，我代表乡人民政府感谢你。但是，其他同志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不可能要求别人跟我们一样，更不能因此就说同志们觉悟不高。乡人民政府既然是一级政府，就可以而且应该针对具体情况拿出具体的措施，这不违法，我希望你理解这一点。”

程新远只觉得背后啞啞地冒着凉气，走出乡长室时，衬衫全湿了。石秘书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照实说了出来，还说这样做不太对。



石秘书说改革开放总要有新鲜的办法嘛这没什么大惊小怪。程新远急忙说：“可是秘书你不知道，老百姓买盐的钱也不容易找呀！”石秘书却乐呵呵地说先去吃饭吃了饭干起革命劲头足呐！

五

几天后下乡搞夏粮入库工作的乡干部都回来了，都拿着报销单到石秘书那里签字。石秘书一一签上字后，民政助理小郑便说秘书大人我们每天多你一块六又玩来几个漂亮姑娘你不眼红吧？石秘书却在眨巴着眼说一段故事——

从前戏台边有两公婆，老婆是戏迷，每逢唱戏总要从头看到尾。有回老婆趴在屋边看戏看得入了迷，他老公实在忍不住了，爬起来就抱住她从背后干那事。那女人毫无准备，大声叫着不对了不对了。台上唱戏的那位小姐圆睁着眼反驳起来：“不对？不对你来唱看！”

办公室里爆发起一阵笑声，程新远也被这笑声引来了。郑民政见到他，便要大学生讲个故事。程新远想了一下便讲这样一个故事：一个穷小子考上了大学，全寨的乡亲都凑钱来供他。一个寡妇实在拿不出钱，但又不甘落后就将家里的猪都卖了。你们说这寡妇图个什么？

郑民政说这是什么鸟故事我才懒得猜呢，不算不算重来一个！倒是石秘书独有见解，说这寡妇不就是耐不住寂寞想勾引这位人中龙凤吗？程新远听罢后悔自己没把那寡妇已有五十多岁的年龄说出来，让同志们误会了。想想吴大妈为自己上大学连猪都卖了还让人误以为是要勾引自己，他的眼眶又红起来。

这时古乡长进门来了，先道一声同志们辛苦了，随后对石秘书说今天同志们都完成任务回来了，麻烦你老兄去弄几桌。石秘书赶忙答应。

午饭开在乡政府食堂内，满满三大桌。程新远来了半个月还没将那些名字对号入座，加上古乡长带头跟他换酒，并称赞他工作很有成效说这餐饭权当为小程同志接风，同志们便纷纷举杯迎他而来。程新远面对那些冒着热气的大盘小盘，脑子里老是出现妈妈吃稀饭的情景，胃口早没了，但拗不过同志们，还是勇敢地喝了几杯，赢得声声喝



采。郑民政代表弟兄们敬他一杯时，他的脑袋跟着转起来。好在这时石秘书叫他接电话，他才趁机跑出来，到办公室后屁事没有。石秘书挤眉弄眼的朝他笑，他明白了。

这时候从外面走进来了一位拄着拐杖的老奶奶，程新远惊叫一声迎了上去。

七太奶一见程新远泪水就淌下来了，说她等了好半天民政还不开门呢！程新远一边给七太奶倒茶一边埋怨她怎么不来找自己，得知七太奶还没吃饭他拔腿就跑下街。

七太奶吃罢饭后郑民政还不出来，程新远有点急了，只好硬着头皮又转回食堂。

食堂里已是杯盘狼藉酒气熏天了。郑民政踉踉跄跄地朝程新远撞过来，一把抓住他，结结巴巴地说：“临、临阵、逃脱，罚、罚三杯。”程新远看着郑民政那醉醺醺的样子，怒火差一点就喷了出来，心想七太奶都等你大半天了你还在死喝！但最后他还是忍下来了，说小郑七太奶等你好久了呢！

“什么七奶八奶，”郑民政白着眼睛说，“喝八杯再说。”

程新远料想再说下去也没用，一咬牙，灌了三杯，又赢得阵阵喝采。

“好，够、够朋友。”郑民政说着，又端来了只大杯。程新远再忍不住了，就一把夺过郑民政的酒杯。郑民政一个踉跄，扑在桌面上，“哗啦”一声，那桌子翻了过来，酒菜撒落一地。

满食堂的人吓得目瞪口呆。程新远也愣住了，等清醒过来时，撒腿就溜。

下午，在民主生活会上，郑民政挨了古乡长一顿狠剋，古乡长说一个国家干部喝得满嘴胡话的成何体统？程新远听到这些话有点难受，暗地埋怨自己太不冷静了，这怎么能全怪郑民政呢？祸是自己惹出来的，尽管古乡长没有批评他，但他心里还是静不下来，散会后便爬上三楼，推开郑民政的房门。

程新远没想到郑民政还有如此豁达的风度：他正在吃晚饭，桌上是一碗烧鸡肉、一对筷子、一只酒杯和一包香烟。桌边的那瓶“桂林三花”已减去了大半，见程新远进来，也不起身，只是笑了笑：“喝吗？”



程新远摇了摇头。

“我今天不该……”

“是我运气不好。”郑民政打断程新远的话。

郑民政说着，又满满地倒了一杯酒，一饮而尽。

程新远越看越伤心，说：“别喝了，干嘛跟自己过不去。”

“你这人真是冤枉读大学了，”郑民政没好气地说，“我怎么要跟自己过不去？我是在斗资批修呀！”

程新远想了想，又说：“今天……”

“今天快过去了！”郑民政挥手又一次打断了他的话，不以为然地说，“你是来解释呀还是来批评？反正就这么一回事了，你大胆说吧，我洗耳恭听。”

“我觉得你冤枉。”程新远老实说。

“冤枉？”郑民政笑了，“文化大革命沙洲河滩上杀了23人，没一个叫冤枉。我算什么东西！”

程新远哑口无言。

六

一连几天闲着无事，程新远闷得心惶惶的。陆早川像是死了的人没来电话也没来走走。郑民政挨批评后政府大院内平静了两天，第三天又热闹起来，同志们三人五人结成一伙又喝起来，喝罢趁着酒兴又说精彩的笑话，快活极了！程新远不敢和人多在一起，因为怕喝酒闹出麻烦来。他又没厨房，一天三餐在石秘书家里混，混多了自然不太好意思，这时他才知道住办公楼真的不太方便。这天中午郑民政买酒回来撞见他，问他吃了没有，他老实说还没吃。于是郑民政将他拉进屋，屋里已聚有几个人，光着膀子在下火锅，落地扇在呼呀呼地转个不停。程新远有点儿好笑，但到底没笑出来。几个人一见他来都不做声了，夹菜也像刚过门的媳妇一样斯文。程新远自觉没趣，借口说不舒服，就走出房间。郑民政也不挽留，出门后程新远听见郑民政的房子里又是呼声四起，他心里酸溜溜的觉得自己像只离群的孤雁，长叹一声，低头低脑地走进办公楼。